



元曲

与
人 生

王星琦 著

传统文化与人生丛书

CHUAN TONG WEN HUA YU REN SHENG CONG SHU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元曲

王星琦 著

CHUAN TONG WEN HUA YU REN SHENG CONG SHU



古今
与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曲与人生 / 王星琦著.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1
(传统文化与人生)
ISBN 7-5325-3600-9

I . 元… II . 王… III . 元曲 - 文学研究
IV . I207.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5676 号

责任编辑 黄益元

传统文化与人生丛书

元曲与人生

王星琦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上海发行所发行 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32,000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ISBN 7-5325-3600-9

G·326 定价: 1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54742915

“青山正补墙头缺”

——代前言

在中国诗歌史上，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古以来三座高峰。三峰毗连，形态殊异，却各逞其美。其中元曲则恰应了马致远“青山正补墙头缺”之语，弥补并丰富了中国古代韵文文学的形式和内涵。我一直都以为，元曲是一种完全独特的艺术，甚至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传统文化艺术以外的“另类”，元人自己就将其视为“新声”。故后人时有对元曲不同程度的误读——经典主义的先入为主的阅读、唯美主义的不无曲解的批评、以及纯学究式的臆测与演绎。其实元曲就是元曲，它已逸出了传统的经验主义命题之外，而且每每与传统的形式主义、精英主义乃至文学主义的要旨相冲突。它是与以前任何一体文学都判然有别的、融大俗大雅于一体的绝唱；它继轨古乐府精神，以天真率意为旨归，带有浓重的民间情调，故元人自豪地称其散曲为“我大元乐府”。一句话，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当

时的“流行歌曲”。娱乐性、消费性、通俗性、世俗化等特点，它统统具备，其审美趣味也完全是市民化的。所谓“时新小令”、“尖新茜意”、“说尽道透”、“曲而不屈”云云，无非是说它与正统文学的差异。因此，对于这种特殊时代的“时调”，必须以特殊阅读心理去体味，若以通常的批评模式去分析评价，难免枘凿不入。

元曲首先是不平之鸣。包括北曲杂剧在内，牢骚愤懑随处可见。虽然，广义的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但一般而言，与唐诗、宋词相并举的元曲概念，主要是指散曲文学。不过，散曲乃“戏曲之本基也”（刘永济：《元人散曲选·序论》）。这就决定了杂剧文学与散曲文学精神上的通会。“温柔不过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这是元杂剧中公案剧的代表作品《陈州粜米》中的曲词名句。传统诗教讲求“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而元曲中不少的作品则常常表现为“曲而有直”、一吐为快，甚至是怨而至于怒矣。换言之，是奔进而出，绝非造作之物。这当然与特定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与其说它是反传统的，不如说它是接受了传统的另一种变异形式。传统并非单一的思想简单重复，一个民族也未必只有通同的一成不变的传统，《诗经》中《硕鼠》、《新台》一类作品的批判精神不也是一种传统吗？

其次，元曲是直面人生诸多问题的。大到生存危机与生命意义的苦苦求索，小到一情一景的沉吟叹喟；游子飘泊、春怨秋思，参悟名利，洞彻世情。总之，对于人间苦乐，世道人心，曲家皆从细微末节处着眼，而后迸出吻喉，流出笔端。因此，读来倍觉平易亲切，极饶情味。清初魏伯子谓“北曲如老僧世情物价，老农晴雨桑麻”，说的正是元曲的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平中出奇的特色，此评依稀咀含出一丝北曲滋味，然只是十分韵致，品得一二。至于王静安的“自然”说、胡适之的“活文学”说，以及吴瞿庵

先生的“朴野、犷悍、带蒜酪气”说等等，亦不过是横看、侧看，角度有别，有如佳山胜水，诸般妙处难以站在一处一时间尽收眼底。以关汉卿的一支[四块玉]《闲适》小令为例，颇能说明问题：“适意行，安心坐。渴时饮饥时餐醉时歌，困来时就向莎茵卧。日月长，天地阔，闲快活。”此曲应心随口，自然流出，如水到渠成一般，不刻意裁道，而其中有道。究于天人之理义，合于自然之精神。在“闲适”的背后，又藏有不平之气。元人的“闲快活”，实有特定指涉。特别是元初士人，家山依旧，却是舆图换稿，进身之阶断绝了，连生存都成了问题，如何快活得起来呢？因而，这快活是至哀至痛之语，甚至是以苦为乐之反语。叔本华说：“所有的快乐，其本质都是否定的，而痛苦的本质却是肯定的。”（《人生的智慧》）叔氏的哲学是悲观主义的，似未必可取，但他将痛苦与无聊视为两极，以为“生活的艰辛和匮乏产生了痛苦，而丰裕和安定就产生了无聊”的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于是，他进而认为没有痛苦也没有无聊，才是真正的快乐和幸福，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一样。他还援引伏尔泰的话——“快乐只不过是一场梦幻，但痛苦却是真正实在的”——来说明一时的快活与快感的不可靠。张申府先生别解“快活”二字，尤为精到，也最足令人深思：

快活在于活得快。

活得快时必有所忘。

快活实尤在于忘。

忘时必有合。

快活更在于合。

是故天人合一为许多哲家之最后归宿。

美是一切事理的标准。

而忘为人生最大目的。

柏格森说，要活不得不有所忘。

岂但如此，要快活便更不得不有所忘。

——《所思》

看来元人的“快活”、“闲快活”，乃是為了忘，即忘却一切人生痛苦，用庄子的话说，就是“遗生”。而忘忧奏效最快的办法就是醉歌困眠。白朴要忘忧，就采取饮酒的办法：“糟醃两个功名字，醅淹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霓志。”([仙吕·寄生草]《饮》)酒可以使人忘，睡觉也可以使人忘，故元人写嗜睡的曲子也俯拾即是：“老瓦盆边，无明无夜，盆干时酒再赊。醉也、睡也，一任叫花开谢。”(曾瑞：[中吕·快活三过朝天子]《警世》)醉乡忘忧，黑甜乡忘愁，可醒来呢？忧愁还是要袭上心头。功名路断，江山易主，屈已降志，前路茫茫。元代知识分子就总体上来说，是失落的群体，他们被挤压到了社会的边缘，在竭蹶中苦苦挣扎，缘何能不忧愁呢？显而易见，“快活”是凭借酒力和酣睡而换取的一霎儿幻觉，个中苦涩与麻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元人散曲中的“快活”是忘。至于张申府先生所说的“合”，乃是指的人与自然的合和，即所谓“天人合一”。联系到元散曲，就是隐居乐道，到山水林泉中去涤荡机心，这对元代绝大多数士人来说，也是不得已的人生抉择。哲学家的归宿未必适于所有士人，这个“合”，是个很高的境界。是故我们在元人大倡归隐的曲子中，同样能读出痛苦、抑郁和平来。

第三，是元曲家的叛逆精神。黄宗羲说：“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明夷待访录])从文体递嬗的意义上看，元曲的确是锐意创新的一体文学。它所沿袭的是文学创作的传统，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思想。我们知道，“文学创作传统”所指的特定含义，恰恰是标新立异的创造性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E·希尔斯才说：“许多小说家和诗人遭到传统观念的否

定,这是不足为奇的。对那些志在立异和独创的人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比参照古今前人作品的范型来进行创作更窝囊的了。这种文学创作的反传统意向,因为与天才传统相结合而愈演愈烈。”(《论传统》)关汉卿、马致远等元前期曲家,无异都是这样的天才人物。他们的作品别开生面,出奇制胜。他们的杂剧作品以及思想上的反传统,我们这里不论,因为对于通俗文化来说,“按照民俗学对传统的解释,在延传和继承‘传统的’作品、信仰、行为范型、制度规则和设制的过程中,理性推理的能力只起了很小的作用”(同上)。我们注意的是,写法上的独到之处,以及人生体验方面的微妙精绝。你看马致远写他的隐居生活:

西村日长人事少,一个新蝉噪。恰待葵花开,又早蜂儿闹。高枕上梦随蝶去了。

——[双调·清江引]《野兴》

这是作者《野兴》八首组曲中之一首。写的是夏日天长,闲居无事;蝉噪蜂闹,葵花盛开。于闹热之中反衬出幽静来。显然,马致远将隐居环境美化了,或者说是理想化了。如此恬静、怡乐而又没有人事纷扰的环境,是令人神往的。然而,不唯马致远如此,元曲家几乎人人对隐居津津乐道,同时又都将自己的隐居环境加以美化。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所谓“常乐我静”、诗酒悠游、“万事山中总不知”的生存状态,是元曲家们的刻意追求呢,还是为严峻的现实社会所逼迫?答案显然是后者。宋金元之际,由于战乱频仍,北方士人处乱世,临危难,生存维艰,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尤为迫切,恰又值三教合流趋势日渐明显,他们的隐居避世,就很难说是道家的还是儒家的思想在起主导作用;或以为是佛家思想,特别是禅宗的影响所致,也是不无道理的。全真道士们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就明显带着浓重的禅宗色彩。如“饥餐渴饮醉歌,困来随处即卧”,也是全

真道士们所崇尚的，究其根，其与禅宗的联系至为明显。在佛家思想中，与“常乐我静”相联系的是“生死不二”，即说生与死为一物之正反面。无视死，也就无法面对充实的生。池田大作特别欣赏海德格尔的一句话：“人是走向死的存在。”这便是“生死不二”。人生的智慧有时并不是哪一家哪一派思想家的专利，海德格尔的这个思想就与佛家思想相会通。用池田大作的话来说，就是：“只有通过‘死亡’之威胁，人们才能迫切地‘生’。”（《四季燕书》）马致远的曲作，不时流露出这种意识。“梦随蝶去了”，表面上仿佛用的是“庄生梦蝶”的典故，骨子里藏着的却是死生之大的思考。更为典型的，还是马致远的被称为“百中无一”、“万中无一”的“百岁光阴一梦蝶”套（[双调·夜行船]《秋思》）。两相印证，可知“梦蝶”典故之用，是指人的一生。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风入松]曲中“不争镜里添白雪，上床与鞋履相别”二句，将人生之短暂说得令人惊诧。佛家所谓的“刹那”、“须臾”，或以为是同义语。“须臾，乞沙擎，刹那也”（《梵语杂名》）。二者都是时量极短之义。所谓“一弹指顷有六十刹那”，其短促可知。“上床与鞋履相别”一句，是说睡觉前与鞋子作别，因为不知是否还能再起来穿着这双鞋子。“全真七子”中的丹阳子马钰有《满庭芳·赠王知玄》词，其中有句云：“寻思上床鞋履，到来朝、事节如何？遮性命，奈一宵难保，争个什么？”这可以用来为马致远的“上床与鞋履相别”作注脚。马致远受全真道影响，于此亦可见一斑。此等对人生短暂的感叹，与宋金元时期文人心态以及整个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用消极或是积极的概念去解释，往往是无济于事，也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说到此套曲中的名语佳句，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一系列的“鼎足对”。如：

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

——[拨不断]

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

——[离亭宴煞]

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

——[离亭宴煞]

其中“青山正补墙头缺”句，实是耐人寻味不已。曲文学的形式，可以视为诗歌史上恰是补缺的青山隐隐；元散曲的艺术风格，在我国古代诸门类艺术中，是完全独特的，亦有补缺之功。再如在思想史、美学史以及语言学史等领域，元散曲中的宝藏亦多，皆有补缺之得。且看其在表达上的浑朴自然：

[南吕·四块玉]别情

自送别，心难舍，一点相思几时绝。凭栏袖拂杨花雪。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

这是关汉卿的一支送别小令。它纯用口语，如泣如诉。字则期少，意唯期多。曲写别离情境，纯是逆向思维。突要在于它彻底避开了“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一类的正面描写，这里既无肝肠寸断的愁眉泪眼，又无絮絮聒聒的叮咛嘱托。作者着意处唯在追忆，送别并非是眼前之事，而是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其语言的率意与天真，在其他体裁的作品中是难以想象的。

是的，元散曲中有一些作品的确有时未免粗俗、鄙陋，但它总体上却是真正独特的、活的艺术，个中的人生体验与生命意识也明显带着宋金元时期的烙印，与传统诗词差异很大，足以令人反复咀嚼、玩味。歌德说：“独特的艺术正是唯一的真正艺术。当它出于内在的、单一的、个别的、独立的情感，对一切异于它的东西全然不管、甚至不知，而向周围的事物起作用时，那么这种艺术不管是粗鄙的蛮性的产物，抑是文明的感性的产物，它都是完整的、活的。”（《论德国建筑》）这番话说的虽是建筑，却与吟读

元曲时的感觉暗合。

元曲的独特性固不止以上数端，这里不过是撮其要者而言。从总体艺术风格上把握，窃以为“诗庄词媚曲谐”尚不足以概括之，曲岂止一个“谐”字了的。相比较而言，若以山喻之，唐诗如匡庐、黄山，宋词如富春、九华，元曲则如华岳、阴山；若以水喻之，唐诗犹东去大江，宋词犹洞庭、西子，元曲则如黄、淮；倘以花喻之，唐诗譬如牡丹，宋词譬如海棠，元曲则譬如霜菊。总之，元曲是河朔疾风，是大漠孤烟；是水落之峭石，是凌风之山花；其烈如醇酿之浊醪，其雄则如鹰抟鶻旋。一句话，元曲就是元曲，它是大俗与大美的交响，它的鲜明艺术个性，也正是其无穷魅力之所在。

目 录

“青山正补墙头缺”

——代前言 1

一 理想与现实

乘车谁买长门赋	1
寒梅不顾栋梁材	5
艰声长叹,满天星斗寒	9
功名万里忙如燕	12
卢挚的算术题	16
看了那吴山青似越山青	20
人生幻化如泡影	22
不识字烟波钓叟	25
为官者诫	28
张养浩的忠告	31
功在立身行己	34
名利不如闲	37

二 浊富与清贫

自守清贫闲中乐	41
半生未得文章力	44
失志困衡窝	46
水可陶情,花可融愁	49
乐道岂忧贫	52
赢得清闲,当了繁华	56
闲中何必问穷通	59
问什么富贵荣华	63

三 沉醉与清醒

诗酒乐天真	67
醉乡岂是忘忧处	71
饮酒的台阶	76
饮酒当安于自然	80
酒之功效	84
酒中适何多	87
何为而饮酒	91
心与古人游	95
醉里乾坤大	98

四 聚散与悲欢

孤独之美	102
书信中的人文精神	106
悲欢聚散一杯酒	111

悲莫悲兮生离别	114
咫尺的天南地北	119
别情未必尽苦涩	123
离情秋色相关	127
愁听阳关第四声	131
美丽的苦涩	134

五 俳谐与智慧

谐趣的妙味	139
欢娱中的惆怅	142
蝴蝶的美丽与丑恶	145
物欲缚人	149
生命中的热情	153
臭皮囊与干骷髅中的哲学	156
谐谑中的芒角	160
牢骚愤懑的“颠倒歌”	163

六 怀古与伤今

台城随想	168
怀古何必伤今	172
淡泊名利始真欢	176
人格精神之美	179
转头千载春	183
追忆:距离带来的美丽	187
家国情怀皆销魂	191
梦魂牵绕是西湖	194

七 警世与叹世

莫道无人识真赝	199
生命的季节	203
文章穷而后工	206
何事问梅花	210
简朴生活的魅力	213
进退行藏“新公案”	217
心灵的放逐	221
且听寒士牢骚歌	225
与命运和解	230

八 春情与相思

恋爱感受	236
爱情美学	240
相思絮语	245
爱情理想	250
人生自是有情痴	255
越间阻情越忺	259
平常心与平凡的爱	264
爱的苦痛	268
杜鹃、灯花及其他	272
“酸、甜”相思味不同	277

九 节序与风俗

传统节日是诗	283
--------	-----

齐唱[喜春来]	289
感受季节	294
端阳节物的联想	300
夏日遐想	305
文人曲子中的节序风俗	309
秋之韵律	314
雪的礼赞	321
后记	327

一 理想与现实

乘车谁买长门赋

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古往今来的圣哲们求索不止。有灵性的人类始终在千寻万觅、苦苦穷究这个意义。或以为说一千道一万，人活着不外乎是要追求幸福，可幸福又是什么？似乎看上去简单明了，要说清楚却是非常困难的。叔本华曾援引法国作家尚福尔的话：

幸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很难求之于自身，但要想在别处得到则不可能。

粗粗看去这话等于什么也没说，实质上这是一个极聪明的答案。别处得不到，求之于自身又很困难，因而一旦获得了便弥足珍惜。尚福尔说的是“很难”，而不是“不可能”。看来，“求之于自身”是有可能获得幸福与意义的。张申府先生则说：

人为什么活着？

人为活着活着。

于此之外而求人生意义，都是没有意义的。

人生应当怎样？人生应当活着。